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83  
23 July 1974

CHINESE

第一七八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九时  
于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佩鲁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 秘 鲁 )

出席：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肯尼亚

马伊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弗隆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恩吉内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分发，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十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 (a)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4)
- (b)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35)
- (c)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348)

主席：按照从第一七七九次会议起的过去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下提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和毛里求斯各国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帕纳约塔科斯先生就安理会议席。

主席：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提议邀请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印度和毛里求斯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在轮到他们发言时，我将按照惯例邀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南斯拉夫代表佩特里奇先生、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印度代表布德希拉贾先生和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2。

安理会的这次紧急会议，是应主席今晚收到的希腊常任代表的信的请求而召开的。这封信已经作为 S/11366 号文件散发。在这方面，我想指出，我刚在不久前才收到这份文件第一段里面提及的两封电报，因此来不及先把它们的内容告知各安理会成员。电文如下：

“谨将希腊驻尼科西亚大使馆所发电报转达如下：

“！建筑物曾遭重武器轰击。大使馆成员的妇孺都在地下室。大使馆楼宇已受严重损坏。我们随时有生命危险。尼科西亚的平民听凭土耳其坦克的摆布，已经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我向你和联合国各机关呼吁，拯救无辜人民和非战斗员的生命。请把这封电报看作要求立即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的最紧急呼吁。

“帕纳约塔科斯大使”

第二封电报的电文如下：

“继我的第一封电报之后，谨将希腊驻尼科西亚大使馆的电报转达如下：

“！希腊大使馆正遭受土耳其迫击炮轰击。我们已向联塞部队政治顾问提出抗议，并表示为集中在地下室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家属的性命感到极大恐惧！

“请把这封电报看作要求联合国拯救无辜性命的最后呼吁。

“帕纳约塔科斯大使”

此外，安理会各成员都知道，秘书长今天下午向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总理和塞浦路斯代总统发出了呼吁。呼吁的原文载于 S/11368 号文件。

现在请秘书长讲话。

秘书长：我的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和部队司令给我的报告使我对停火的遵守感到极大的焦虑。七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的那个晚上，停火情况较好，但到二十三日天亮以后，在土耳其围地边缘的周围发生了违反停火的事件。当天上午较后时间，在飞机场附近触发了战斗，直到十二时三十分才由联塞部队安排好停火。在国民警卫队同意撤离之后，飞机场已经宣告成为联合国控制区，由联塞部队占据。

沿着分隔尼科西亚的希裔塞人社区和土裔塞人社区的绿线也发生了战斗，特别在旧城西部靠近高尔夫球场的地方。另外在凯里尼亚区也发生了违反停火事件，土耳其军队于晚间占领了迪科莫村，并向锡卡里村进攻。在拉尔纳卡区，国民警卫队进攻并占领了科菲诺。联塞部队已经设法在全岛各地重新建立观察站，并尽可能在冲突的前线进行巡逻。联塞部队还尽它最大的能力对各项控诉进行调查，同时对遭受战斗伤害的塞浦路斯人和外国侨民给予援助。较详细的消息会载在关于这个局势的经常报告中。事实上，现在刚好已经分发了这份报告。

鉴于停火显然不太靠得住，同时明天（七月二十四日）会有更严重地违反停火的可能，我已经于今天日间接接触过几个国家的政府和代表。我曾经以电话和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先生和雅典的外交部秘书长谈过话，向他们表明了我对这个局势的关切。我也曾经和有关政府的常任代表进行会谈。今天晚上，我发表了一个表达我担忧停火的遵守情况的一般性声明。此外我还致函土耳其和希腊的总理以及塞浦路斯的代总统，其文如下：

“停火生效以来，我一直极度焦虑地注意塞浦路斯的局势发展。我完全了解，在激烈的战斗之后，实行停火的头几天总是有困难的，但是据我的驻塞浦路斯代表传来的消息，严重地违反停火的事件仍然在发生，这使我深为关切。因此，我最紧急地请你指示你的军事部队，不要再让违反停火的事件发生，同时双方部队应该从在七月二十二日塞浦路斯时间十六时正停火开始实行之后才被占领的土地上退回到停火生效之前所占的据点。我认为，进一步违反停火所能导致的反应相当严重，使我有充分理由向担任总理的阁下发出这个呼吁。

我恳请你立即采取行动，使塞浦路斯停火得到完全的实施。”

在塞浦路斯，除了上述的活动以外，我的特别代表和部队司令还在此期间会见了克累里德斯代总统和出席了克累里德斯先生与登克塔希先生的一次极为有用的会谈。这是一个使人感奋的发展。

我已经指示联塞部队尽一切努力使停火稳定下来，保证在各方的充分合作下使停火得到遵守。在这方面，我可以向安理会报告说，土耳其总理应我的请求，已经委任了一个联系土耳其部队和联塞部队的高级联络员。以前，我们的总司令和土耳其部队缺乏所需的接触，土耳其政府委任了这个土耳其联络员，使这个困难得到了解决。在此期间，土耳其总理通知我说，他已将一位高级官员委任为联系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联络员。

我还指示了联塞部队，要他们作出最大的努力，以防止社区间的冲突，并尽可能出面保护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危险的平民。

昨天（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我会见了为联塞部队提供特遣队的各国政府的常任代表，并向他们发出紧急请求，请他们增援在塞浦路斯的特遣队。这个呼吁的结果是，除了已经驻在塞浦路斯的 2,300 人之外，丹麦、芬兰、瑞典和联合王国已经答应加派人员，其总数约为 1,400 人。

别的政府正在赞同地、紧张地考虑我的呼吁。我深深希望，随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同时当停火的遵守使联塞部队得以进行更广泛的观察和巡逻活动时，联塞部队能够愈加有效地履行它的重大职责。

主席：通过谈话和协商，我们已经可以分发一份载有一个决议草案的文件（S/11369）。由于这个问题十分急迫，我希望能够立即把它付诸表决。我了解到，没有代表要在这时候发言，所以我就将这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毛里塔尼亚、秘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主席：表决结果是：十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因此，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我现在请那些要解释投票的代表发言。

贝内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认为用不着在此地说很多话。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和我们刚刚从秘书长那儿所听到的都是用不着解释的，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够我们忧郁的。昨天各方面同意了停火，并没有遵守。大炮还在响，无辜的人还在死去。

安理会刚刚一致通过的决议，和二十日通过的决议一样都是一致通过的，简短而且扼要。在这个决议中，我们要求各方，所有各方面，立即遵守第353（1974）号决议中的停火规定，停止在塞浦路斯的敌对行为——这一敌对行为造成无数无辜人民的伤亡，并明显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美国参加支持安理会通过的这一决议，因为我们坚决认为，应当尽早完全实现安理会在七月二十日所命令的停火。我国政府认为，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政府和人民，以及我们大家，都希望战斗停止，并且希望立刻就停止。

一旦战斗开始而要停止敌对，没有比这更难的了，没有比这更需要伟大的政治领导力和勇气的了。我要求各方立即发挥这种领导力和勇气。停火是走向和平的必须的第一步。这必须是朝着调解的其他努力的基础，也是导致塞浦路斯人民光明未来的其他发展的基础。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昨天当塞浦路斯的停火就要实现的那个时刻，我曾经表示遗憾，暴力仍旧在引起暴力。到目前已经过了三十六小时了，而我现在发言时，谋杀式的袭击仍旧没有停止。秘书长所讲的话和今晚他向各方发出的呼吁，是由于一些无可争议的事实所引发的，各报社都已引述这些令人警惕的叙述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责任就是来开会。

我用不着重述造成塞浦路斯岛上继续流血的许多事件。我只简单地说一说，过去这两天以来的政治发展使我们又可以希望这个局势可以加以控制。

昨天早晨，安哥拉政府宣称，它将“尊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它宣称——我再引述——“塞浦路斯将遍地实现和平”。今天它应该已经注意到欧洲共同体

各国的呼吁，这是昨晚在布鲁塞尔发出的，呼吁各方有效执行停火，并在联合国部队履行其有关两个社区的责任时与之充分合作。通过外交途径，并在最高层次上，安哥拉政府今天重申它愿意接受停火。

而从岛上的希裔社区，我们也获得令人鼓舞的发展的消息：一位临时总统已被任命，他的经验和他的议员的身分就使他具有新的权威。

没有人能够听让流血继续、死亡接着死亡、毁灭接着毁灭，这个局势是当地人民极端关切的，而大家的意图也都说是要把和平带给他们。

我可否在此郑重地声明，如果安哥拉政府不向土耳其部队发出严格的命令，要他们停止一切暴力行为的话，我国对安哥拉政府的信心就会动摇了。当然，安哥拉政府在塞浦路斯的利益是受到七月十五日政变的影响的。

同样的话，也可以对希裔塞浦路斯当局说，他们应当再回到和土耳其平民和平共处的老路上去。我们希望这些当局可以了解我们向他们发出的紧急呼吁的重要性，以便受他们影响的一切人民避免进一步使用暴力。

目前在塞浦路斯各地仍旧普遍存在的可悲情况不能不使安理会十分关切。我们的责任是重申上星期六所作的停火决定，并使这一决定愈加紧急。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赋给它的职权时，就有责任要求各方立即依照第353(197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停止射击。因此，我们很高兴今晚通过的决议草案是一致同意的，并希望被呼吁的各方当局尽早执行那个决议。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纳约塔科斯先生（希腊）：由于这次会议召开匆促，我没有来得及准备书面声明。因此，我的发言将很简短。而实际上，当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时，只顾讲话是纯粹浪费时间。不论如何，已经分发的文件是用不着多加解释的。不幸的是，我的信件之一还没有分发出来，我现在读一读昨天送出的这一信件的一部分：



“今日当地时间上午七时零十分，土耳其部队一队以迫击炮和平射武器进行攻击并占领了位于尼科西亚以北的特拉霍纳以东的两个前哨所。

“在占领完成后，同一队土耳其部队将特拉霍纳的所有妇女和儿童集中起来，强迫他们走在前面作为挡箭牌，向着希腊据点的内部地区推进。”（S/11362）

对于这项至少是卑怯的行为，我不作评论。

而在另一方面，我还希望提到埃杰维特先生所说的，在土耳其接受停火之后，塞浦路斯就会有和平、自由和平等。不幸的是，这些诺言全未实现。在这方面，我要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到，事实上，决议的一切段落，除了第4段之外，都完全未被土耳其执行。

第1段要求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停火之后，领土完整又被破坏。不但如此，埃杰维特先生说，土耳其在岛上的出现是不可更改地确立了。用明明白白的英文来说，这就表示分割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第2段呼吁所有各方力行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这一段也被忽视了。

第3段要求立刻终止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外国军事干涉等等。这个“立刻终止”被弃之不顾了。

第5段呼吁希腊和土耳其毫不迟延地进行谈判，以期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塞浦路斯的符合宪法的政府。这些谈判预定明天在日内瓦开始。我们立刻接受尽快开始谈判。土耳其政府想要推迟这项谈判——我不想说无限期的推迟，而是推迟一段不定的时间。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所以我要说下面这一点。安全理事会，为要履行其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证者的任务，以对历史本身及其本身责任有所交待，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有效地尊重停火。这些已经作了。不过我认为，在这一决议

中少了一些什么，这缺少的一点，是没有提到秘书长向三个有关政府的呼吁，呼吁它们将其军队撤退到七月二十二日当地时间下午四时它们所占领的据点去。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今天晚上再次出现了新的局势，我们要发表一些意见。 秘书长证明，昨天一直有严重的违犯停火事件，今天更厉害。

希腊代表送来了列举违犯停火事件的一份清单，秘书长已把它提交理事会。无可否认，土耳其军队相当程度地扩大了他们所占领的领土。 详细情况已经公布。就在这里——即曾发生猛烈的战斗，土耳其部队已经占领了。

“尼科西亚以东的米利亚，从格罗拉科斯和卡拉瓦斯向西，朝拉皮索斯推进，目的是扩大他们在该岛北岸的桥头堡。 其他各地也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S/11366）。

秘书长已经知道了这些违犯停火事件。 我并不是说希腊一方没有违犯停火，但是他们的违犯事件显然是非常轻微的。 总起来的结果是，土耳其扩大了他们的占领区。

现在，考虑到土耳其占领领土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了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我们必须揭开真相，有人正在作分治之想。 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所表明的。 我们必须注视今天继续展开的局势。

土耳其总理在侵略塞浦路斯时发表了一份充满甜言蜜语的文件，其中他指出一点，说他这样做，我引用他的话——“是替人类的和平服务”。 然后他又说，“我们并不是去打仗，而是把和平带到该岛；不仅给土耳其人，也同样把和平给予希腊人。”

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都目睹了这些事情。 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清楚

地表示他并不是为了战争、为了征服，也不是为了侵占、为了分治。这是在事情开始的时候，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世界舆论不致阻碍他，其他国家不致干涉他的行动。他也清楚表示他希望协助恢复塞浦路斯的宪法权力。一些人可能被误导而相信了他的话。

可是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并不是说我们以前不知道；其他人可能是有所误解的。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一旦他们到达塞浦路斯，就出现了狂暴的破坏，他们极尽破坏之能事；用飞机任意杀害人民，使用凝固汽油弹，正如我已提出过的，这是违犯国际公约的行为；并且故意破坏产业。根据我们今天晚上收到的情报，单在法马古斯塔，旅馆、大楼和一些根本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地方已蒙受了大约三亿镑的损失。塞浦路斯的古迹被破坏——塞浦路斯的历史可能被破坏——森林被毁；故意违犯停火，利用对方相信有停火这一回事来侵占更多的领土。

过去两三天来事情突然朝反方向发展是塞浦路斯事件的特征，世界事务的发展也有这个特征，这是使人遗憾的。

现在，安全理事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一个非常沉重的责任。它不能只是表示不同意——当然，我不是指谴责；这是从未想到过的——而一定要有效地行动起来。什么是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让我解释一下吗？

我们已经有一个规定停火的决议。我们以前见到过，在其他事件中，这些决议并不是经常受到尊重的——不是所有事件，但一定有相当的数目足可作为警告。为什么它们不是经常受到尊重呢？因为这一方或那一方希望利用机会占领更多领土，以为这样便会协助它们在以后的步骤上，不管是谈判或其他，达到它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已不只一次地看过这种事情发生，虽然我们承认在若干事件上，决议是受到尊重的。

我们怎样处理这件事呢？安全理事会是不是要寻求处理这件事的办法呢？让侵占领土的一方违犯停火以保留他们侵占的领土是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秘书长在今天的报告中清楚指出：

“因此，我要向你们提出最紧急的要求，请你们命令你们的军事部队……撤回到停火生效时所占领的据点。”（S/11368）

联合国有部队在塞浦路斯。秘书长清楚知道联合国部队能够查明双方在停火生效时所占领的据点，因而容易作出判断，要求违犯停火一方——或若双方违犯停火，便要求双方——撤退到他们在停火生效时所占领的据点。不要浪费弹药和杀害生灵，去占领安全理事会不许据守因而不会加以据守的一些领土：这将是日后的一项教训。如果安全理事会协助违犯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就只会引诱人们不尊重它。不管它说“立即要求”，安全理事会必须确保不遵守规定的一方必须归还用不遵守规定的方法非法得来的果实。如果它不这样做，安全理事会便是无能的。如果说今天的世界正在受苦，那一定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太有效的安全理事会，而是一个无能的安全理事会。

因此，主席先生，正如我今天晚上私下与阁下谈论时告诉你的，对于这个决议，最重要的是贯彻秘书长实质上要求安全理事会完成的任务——他已直接向当事各方提出要求，但只有间接地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要求——就是规定双方撤回到以前的据点。

这项工作是没趣的；不承担这个任务会比较自在一些。但这不是最好的办法。要求当事各方撤到以前的据点可能是讨厌的工作，但难道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只是为了轻松自在吗？还是为了有效地完成任务？

很对不起，我这个不重要的小国代表向理事说了这些话。但作为联合国一个成员国的代表，作为世界的一个公民，我希望世界向着和平与安全前进。因此我必须说这番话。

且别说塞浦路斯，在安全理事会要求停火的任何情况中，如果停火被违犯，违犯停火者必须归还违犯停火而夺得的利益。只有这样，安全理事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安全理事会。

现在理事会又要求双方立即遵守以前作出的规定。上次也是要求他们立即遵守，但他们不听。他们不遵守规定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相反，希望夺得财产的一方已如愿以偿。为什么那个国家现在要听从安全理事会呢？以后其他来到安全理事会，被要求停火但不愿停火的国家——或是因为想占领更多领土所以不想停火的国家——有什么理由要服从安全理事会呢？因为安全理事会的一贯作法是不要求退回到以前的据点的。我想以前是这样要求过的，但不多——数目太少而可能被忘记了。

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因为我们已有一个既成事实；我们已通过了一个决议草案，我们只有希望它会产生最好的效果。我不相信这个决议草案有足够的力量，但不要紧。它是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议，我们当然要尊重它。我说这些，并不是不尊重安全理事会，而是因为我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这是我发表上述意见的理由。

必须牢记，虽然希腊和土耳其双方在这个事件上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受害者是塞浦路斯。死亡的人是塞浦路斯人。被破坏的财产都是塞浦路斯的财产，不管它是属于希裔塞人或是土裔塞人的。外来者都不是受苦者。饱受灾难的是塞浦路斯人。这就是塞浦路斯就塞浦路斯局势发出的控诉声音。许多人应该对或者可能要对塞浦路斯的局势负起责任。我不是说塞浦路斯人并没有责任。当然他们有责任；每个人都要负责。但只有塞浦路斯人才是受难者。因此安全理事会应协助他们，通过一个有效的决议，停止流血和痛苦。正如美国代表强调过的，这是一个悲惨的局势。人们继续死亡。痛苦与牺牲不断。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更有效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来处理这些违犯事件呢？当然，我知道现在提出要求是太晚了。我来到这里太晚了，因为该决议已被通过。但这话是为将来说的，我希望塞浦路斯的痛苦呼声可以在将来帮助其他国家得到一个能挽救局势的更有效的决议。

主席：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把开会时间由下午八时改为下午九时，由于希腊人从昨天起就把我的办公室作为集会的地方，进行骚乱，他们在那里一方面发表一些政治的观点，一方面出口秽言，使我同我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根本很难早一点来到会场，尽管得到了美国代表团最有效的帮助——我要就这一点公开多谢他们。在某一个时候，所有这些希腊人似乎都意见一致。但是，第二天他们的意见却有所分歧，支持马卡里奥斯和支持他的继承者的人分成两派，在第一大道打起来。然而，集结在我办公室前的人都同意一种解决的方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已在他们的示威牌上写了出来：“打死土耳其人”和“希塞统一运动”。这些希腊人忠实地代表了他们在地中海的亲属，他们的行为解释了我为什么来到理事会会议厅。

如所有在会议席旁的代表一样，我看到决议刚刚已经通过。有些代表认为它仍不足够，并且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我只希望罗西德斯大使的当局，无论现在是谁，把这个决议看成是一个指令，制止暴行在该岛土耳其人的村庄和家园内再度发生。

各种已分发的文件中所列出的和若干代表提出的指控似乎完全颠倒了塞浦路斯当前的局势。散居在岛上各处的手无寸铁的土耳其人正遭受希腊人极不人道的待遇。与大众媒介在公开战争中所能看到的相比，正在塞浦路斯隐蔽地方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悲剧——我们对这场战争感到惋惜，但是它毕竟是一场战争；战争已经发生了。我恐怕过几天，大规模的坟墓象以往一样被发现，村庄情况拍成照片以后，世界舆论将会再一次为这些惨剧而流泪，而这一次却完全是为了土耳其人。在许多地区，土耳其人只有投降，因为战斗对妇女和儿童来说，简直是形同自杀。在所有这些地区，已经投降的妇女和儿童被迫与男人分开，送到集中营去或当作人质。过去十一年来，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都受到同样的待遇，每一次社区间的不和都演

成全面的战争。已疏散的村庄被希腊人先掠夺后焚烧。这些土耳其村庄或土耳其围地之所以受到攻击，根据以往的情况似乎是由于战略上以及战术上的理由，我会马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当希腊人以最残酷的方法消灭土耳其人在该岛的生存时，要求土耳其停止，要求土耳其军队停止前进，这种做法只能说是最凄惨的幽默。

有些代表说土耳其侵犯了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与几天前在同一个会议厅所说的相反，今天土耳其被人单独地挑出来了。但是，希腊军官的存在事实上早就侵犯了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这些军官最初是得到该岛希裔塞人当局领导人的邀请，然后又进行反叛。我说这些，并不是姑息任何形式的侵犯领土完整的行为：土耳其是根据国际公认的协定来到该岛的。

希腊代表说土耳其迟迟不回答它是否参与日内瓦会议。我只能再次假定他的情报是有点错误。实际上，决定日内瓦会议在何时举行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谁是希腊方面的代表，而土耳其的情况则不一样，他的代表已随时准备到日内瓦。

罗西迪斯大使质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和关于塞浦路斯事态发展有什么宣告。他说我们虽然谈及和平和宪法，但是我们的言行却不一致。

关于和平，这当然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正如我昨天、今天在理事会会议中已经说过的，以后必要时我也会这样说，当双方的军队在对峙，当手无寸铁的人口受到对方武装平民的最怯弱攻击，这个时候谈和平是很困难的。不能设想的是，让手无寸铁的人口——他们的防卫也是土耳其行动的目标——落在一些人的掌握中，这些人对他们同类的所作所为我们在数天前已有目共睹了。

采取一些行动是合情合理的。记得我曾经向罗西迪斯大使呼吁，要求他是否能向该岛的当局传达以下的消息：这就是必须停止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土耳其人。这才是迈向塞浦路斯真正和平的最大一步。

我现在回过头来谈一下该岛宪法的问题。我们替希腊人带来了宪法——我当然是指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如果克累里德斯先生目前真是根据准宪法当了权，罗西

迪斯大使，这就是土耳其干涉的直接结果我想至少这一点是很难否认的。

雅典的希腊代表和罗西迪斯大使在会议室上攻击土耳其及其行动时的奇怪勾结是整个局势中讽刺的一面，罗西迪斯大使所以能够跟我们在一起，肯定的靠我的力量多过靠希腊代表的力量。

我刚才谈到塞浦路斯平民人口的情况和他们所遭受到的各种行动都有不同的意义时，我曾用过“战术、战略意义”这些字眼。当人们想到人类的时候，是很难会用这种字眼的。但是，在塞浦路斯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只和其他地区的领土相等。我只得很不幸地说，他们也有战略上的意义。有谁去使被扫荡的土耳其村庄恢复正常，有谁去使被杀害的人民得以再生呢？土地可以是谈判的对象；它可以归还，但是，罗西迪斯先生，人命可不能呀。

我们时常听到关于该岛人口的相对比率，也听到岛上人口分布的情况。罗西迪斯大使在会上各种不同的发言中曾引用这些数字。他经常用这一句来结束他的发言：“不要忘记土耳其人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八”。我现在愿意请问他，经过集体屠杀后，塞浦路斯的希腊社区在人口情况上是否有进一步的改变呢？我不能不对此感到好奇。

这是一个令我感到最不高兴的会议。我真希望它没有召开。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遵守决议，但是，很不幸地，这地区的局势是不能够通过决议而得到解决的：它必须通过有关人民的良好愿望。可是很不幸的，当我们土耳其人谈到有关人士，谈到组成当局时，我们无论朝那一个方向去看，都是一片空白。至少在数小时前，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撇开这一切不谈，土裔塞人领导人登克塔希副总统今天在无线电台作出了呼吁。我有呼吁的土耳其文全文，虽然，土耳其文是塞浦路斯官方语言之一，我相信在这个会议室上除了我和坐在我后面的人以外，是没有人听得懂的。现在，我试图把它翻译成英文。这是一份很长的文件，我希望在我宣读的时候，各位成员多多留心，因为它是很重要的。



副总统登克塔希向土裔塞人说：

“今天，我们曾跟格拉弗科斯·克累里德斯先生会议，他是根据合法的权力出任塞浦路斯总统之职。我们曾与他讨论实施停火协定的详情和方法。我们希望我跟他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紧急地要求我的土裔塞人同胞不要采取任何反对希裔塞人的行动。尽管你们在过去十一年来遭受到很多的痛苦，可是，我还是呼吁你们不要造成任何不可收拾的局面。”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随意的翻译。我希望明天——如果我们在明天前已经结束讨论的话——我会向理事会提供更为忠实的登克塔希副总统呼吁原文的翻译。

我不会消耗理事会更多的时间。如蒙许可，我有一句话，希望——当然是通过主席先生阁下——用法文说给法国代表听。

我国政府十二分重视我国跟法国的关系，任何来自法国的呼吁对我们都有着特别的意义。然而，法国常驻代表先生，我希望你也向雅典政府发出节制和尊重停火的呼吁，雅典政府目前继续通过直接或代理人的关系来行使控制的权力，因为它所挑选的人，令人想起就难过的桑普逊先生及其集团仍然掌握了雅典授给他们的权力。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恐怕这场辩论多少正以可以预料的方式在进行。今天晚上秘书长已经对我们提出一份令人忧郁和不安的报告。我们已经听到希腊、塞浦路斯和土耳其自己作的指责和反指责，控诉和反控诉。现在，安理会可能应该再度把握住今天晚上我们面临的情势的主要事实。

安理会象以前一样，迅速、全面而且坚决地采取行动是件好事。我认为，不论今天的决议有什么缺点——塞浦路斯代表、土耳其代表以及希腊代表在较小程度内都对它表示了意见——不论人们对它还有什么议论，这项以十五票对零票获得通过的决议是要求该地区有关各方停止战斗的极端明确而且不容误解的呼吁。

它并不是解决塞浦路斯整个政治问题的蓝图。它并不打算把应该承担的责难分配给各方。它当然不打算衡量在目前的战斗中那一方采取了我们都谴责为不文明的行动。它对在塞浦路斯的人们说：如果你们继续战斗，就没有机会进行谈判，谈判是可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所以，你们应该停止战斗。

一个政府不应该说，除非它接受的一项决议有效果，除非战斗实际已经停止，它才接受该项决议。如果有一个政府说，它接受我们上星期六通过的第353(1974)号决议，或者，如果它说它将会接受今天晚上我们刚刚通过的决议，可是它的部队却在继续射击，那么，我们可得的结论只有下列二者之一：不是该政府没有控制它自己的军队，就是它的接受没有什么诚意。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轻率地做出其中任何一个结论。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不必完全认为不可能有其中一个结论。

我们在这里只能表示，代表世界大家庭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期望最有关系的那些国家，即土耳其和希腊遵守它们依照联合国宪章承担的各项义务，并接受安全理事会的这项第二次提出的一致要求，不然的话，这些政府就明目张胆地侮辱了联合国这个最高国际机构。

我不打算详细讨论塞浦路斯事件。我不知道塞浦路斯里面所发生的事件的详情。我们出席这个会议的人都不能够知道这些详情。不过，至少我们可以说，停火似乎不稳固。在所有这些情况里，我们的重大困难之一是几乎不可能获得事实真相的正确情报。此外，我们现有的证据通常必然是人提出的，因此，它可能是有关对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行为。

请让我举一个例子。希腊常驻代表今天给秘书长的信里谈到希腊大使馆的房舍遭到猛烈炮击。我收到了在尼科西亚的英国高级专员拍来的一份电报；主席先生，如果你同意，我将对安全理事会念出其中的一段。

希腊常驻代表形容大使馆房舍遭到“猛烈炮击”。尼科西亚的英国高级专员却说：“今天希腊大使馆附近落了几发迫击炮炮弹”。然后，他继续说：“这里落

得更多”——那是指英国高级专员办事处——“而且，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围墙内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追逐战斗，结果有一人被打死。”然后，他在总结时说：——如果你让我念出那一句——“对我们来说，所有这些都发生爆炸性的影响”。

因此，我的论点是，获得事件的精确证据是极为困难的。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停火并没有象我们曾经希望的那样稳固。有一方竟认为可能用继续战斗来增强将来可能的谈判地位，而且有一些证据足以证明塞浦路斯今天可能就发生这种情况；如同今天晚上有人指出过的，这是极为危险的。

请让我简短地谈一下问题的另外两方面。在过去两三天内，在塞浦路斯展开了将外国国民移出接近战争地带的大规模行动。我要高兴地告诉安全理事会，已经移出最危险地区的人数可能有六千人到六千五百人——恐怕我的数字并不精确。其中的四千多人已经乘飞机抵达英国，这些人是三十六个不同国家的国民。我们也尽快响应了秘书长昨天要求增援联塞部队特遣队的呼吁；对此我们很高兴。我们不仅愉快地响应上述呼吁，而且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如果要在塞浦路斯停火，联塞部队特遣队的人数和有效性对该岛未来的幸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最后，请让我说一些话。塞浦路斯和希腊本身今天都可能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发展。可是，现在还不能知道，甚至不能清楚预测这些发展的正确的性质、精确的范围和明确的结果。我们在几天内必然会看到事件发展的方向。不过，尽管有这些发展，我们极乐于见到谈判会在本周内举行。可是，如果要开始谈判，而不论它们是否成功，那么，就只有在停止射击后才能开始。当战斗仍在进行的时候，在这种情势里妄求谈判能有成功的机会是没有用的。因此，我们认为，这项决议应该已经正确地在现在这么迟的时刻——可能特别在现在这么迟的时刻——当作一件紧急事项提交给安全理事会，以便能够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保证具备一些先决条件，使这些谈判开始能够成功，并且能得到所希望的成功结果。也就是说，用以保证安全理事会能够作出明确而不容误解的呼吁——我希望这个呼吁这次会受到注意。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政府七月十八日和二十日的声明已经详细说明了苏联对塞浦路斯事件问题的立场；现在我不必对该项立场作任何极详细的说明；我在早先的安理会会议上已经有机会极详细地对安理会解释过此项立场。

我只想请大家注意，我们在我们的声明里已经坚决地谴责推翻马卡里奥斯总统领导的合法政府的塞浦路斯军事政变的煽动者。我们已经坚决谴责那些支持并鼓励政变分子的人和雅典的军政府委员会。从新闻报道看来，显然现在可以说它是雅典的“前任”军政府委员会。

不幸，我们还没有听到希腊代表提出任何大意是说国民警卫队里的希腊军官已撤出塞浦路斯的报告——这些军官明目张胆地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是整个危机和以后的悲剧性发展的根源。

我们在早先的声明里已经建议安全理事会应该早点采取坚定的措施，以终止外国对塞浦路斯事务的军事干涉，并保证外国军事人员的撤退，使塞浦路斯人民能够自己决定其命运。我们已经支持包括有达到此种目的的规定的第353(1974)号决议。

为了执行关于所以发生的危机的决议，当然有必要停火，但是仅仅停火是不够的。执行第353(1974)号决议的其他基本规定也是必要的。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是执行主要决议——第353(1974)号决议——所有部分和所有规定所必需的一项重要步骤，所以它才投票赞成那个决议。

主席：希腊和塞浦路斯代表都已经要求让他们发言；我会请他们发言的。不过，我认为，我必须请大家注意，安全理事会已经连续通过两项吁请各国力行克制的决议；我想看到辩论反映出这种克制。另外一方面，我要指出，那个时钟指出的时间不是“上午”，而是“下午”。

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帕纳约塔科斯先生（希腊）：我不想说得太多；我只想就我的土耳其同事主张土耳其的入侵会保证宪政恢复的说法作出一些评论。我真怀疑在外国占领下——这种占领使人想到十九世纪初期所谓的欧洲协调所用的办法——怎么能够恢复宪政？此外，通过事实上的扩张——扩张到超过事实上分割该岛的现有围地——就能恢复宪政吗？

埃杰维特先生曾说，土耳其人在该岛的势力现在已经不可改变地建立，而且所谓的宪政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我的土耳其同事能够解释这种观点，我将不胜感激。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我现在发言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表示深切感谢联合国和法国代表在辩论中所作的非常中肯和有建设性的发言。

我原来的发言的目的并不是针对土耳其提出任何指控——但它破坏停火的事实则为例外。在那点上，我们并没有听到土耳其代表的任何解释，只听到有关已犯暴行的整套神话——没有任何证明，没有任何证据，没有提到秘书长报告里的任何话。他只说希裔塞浦路斯人的暴行是攻击并占领该领土的理由，而对希裔塞浦路斯人的暴行却提不出任何证明。如果那就是他们侵犯塞浦路斯的理由，那就必须说明这个理由才对。

在土耳其侵犯塞浦路斯之前，土裔塞浦路斯人自己就承认根本没有遭到什么苦难。他们现在说他们正在受难；不过，他们的灾难是土耳其入侵的后果。如同所已报道的，他们和他们的村庄已经受到轰炸；不过这方面的细节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这次会议是讨论停火；我的发言是为了要指出，仅仅加上几句话，说明他们必须退出他们占领的领土，就能够使停火成为强制性的而且发生效用的道理。那是本决议所要实现的一部分目的，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经由交互指责达到。

因此，我要表示感谢英国、法国和苏联代表的发言。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安理会不久之前，以同样的一致精神并且也是出乎如同上星期六那种急切需要，重申了第353（1974）号决议；我认为，它使用简洁的文字正表示出它的决心。它已向现在战斗的所有各方再一次提出呼吁，要求它们立即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53（1974）号决议第2段，该段要求立即停止该地区的一切射击，并要求所有国家力行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今天晚上我们收到的秘书长报告充分强调这种行动是及时的，是迫切的。可是，我们现在关心的已经不仅仅是各项决议的专门术语和冲突军事部队停火的技术上的细节问题。我们现在同样关心而且尤其关心的是塞浦路斯人民——希腊和土耳其社区——所遭到的巨大人类苦难。

秘书长报告的字里行间都谈到无辜人民的苦难、流血和人命的丧失。此外，秘书长整个报告还模糊地隐藏着另外一个隐忧，即上周事件所引发的社区战争的隐忧。这对该岛的前途来说，是范围更广的、更加危险的隐忧。

除非能够消除目前危机的最有力的根源——社区战争，除非塞浦路斯的希腊社区和土耳其社区以及在更大意义上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能够和谐地生活和共处，东地中海这个最敏感的地区就当然不会有和平、安全和正义。

只有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只有岛上的希腊社区和土耳其社区自己才能完成这种艰巨的和解任务，外界能够致力于完成必要的态度上的根本改变的地方很少。

不过，在表现关切和善意，在避免一切足以扰乱情势和使情势恶化的意义上，还是可以做出重大贡献的。我认为，安理会在星期六和今天晚上通过的决议正显示出这种善意和这种深切的人类关怀。

现在我们觉得所有各方——所有互相对抗的势力——应该注意世界大家庭通过安全理事会所作出的一致呼吁的时刻已经来到。安理会上星期六和今天晚上的一致行动是这么和谐；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机构比安理会更能够代表世界舆论和世界

良心。停火的建立无疑只能是重新回到和平和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和平宪制的第一个步骤。第353(1974)号决议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和有待采取的办法。下一步骤是各方应该尽速开始谈判，再就是执行第353(1974)号决议中的所有其他规定。

所有有关各方采取和平行动的时刻现在无疑已经来到。不论出于什么动机的任何进一步暴力行为或任何进一步军事行为都不应该，而且必然不可妨害这种和平行动。这些行为的后果只会妨碍实现和平的机会，而且会使和平更为困难，更不能实现。我们深信，有关各国政府和各方将会尽力响应安理会重新提出的这个紧急呼吁，并且会全力合作执行我们的决议，特别是同联塞部队、秘书长和他在塞浦路斯的代表合作。

下午十一时三十五分散会。